



卷四十三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 注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唐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文曰游浮也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廣開
不可用之言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莧土宇吾將老焉喪吾將老焉莧音塗劉杜二生想數
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相見在近故不復
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奉康自代康谷書扣絕

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懸仕也

其素志故謂知言也 震預晉書曰山嶽守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

聞之以黃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 帝為知言 言常怪足下何從而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也 便得吾之此意也 下議以吾自負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

呂仲愷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 事雖不行 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後有此弟

知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已之情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言足下

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

變而不失其正 者唯旁通乎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

耳 偶謂偶然非本志也 雅 耳曰偶遇也 郭璞曰偶值也 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

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莊子曰庖人雖不

組而 手薦鱓兮漫聲之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

以厚行漫我高誘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 吾謂書

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

得無悶也 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

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

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
達人也安平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周嘗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仲尼蕙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患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
時曰蕙愛无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汙
窮則自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
不憫以此觀之故堯愛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堯

堯朝許由於濡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出散樓南岳
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賈逵國語注
故君子首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
附所安周易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曰貧而無怨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山林之士性而不能反朝廷之
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左氏傳吳子諸樊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
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太子相

如既學慕蘭相如吾每讀尚子平亭孝威傳慨然慕之

之為人更名相如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

想其為人入山捨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

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

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

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

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又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而慢相成

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

莊老重增其放放謂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

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任顧

頸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雖飾以金鏤饗以嘉

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芾厥豐院嗣宗不論

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

過差可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纒以相娛荒沉

不慎與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之將軍保

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會於太祖祖坐謂阮籍曰

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紮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

慢弛之闕資持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畫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奏

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能言者好盡謂言
則盡情不知過忌
父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

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

甚不可者一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二不堪也

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地
郁乘輦白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兵動三不堪也危

坐一時痺必寐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先生出入恭
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

作說文曰性復多風
痺濕病也把蒲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

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父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己為未見有怨之者而
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
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新序下偃謂晉侯曰天子降
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

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
無譽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
傳注曰聒

也論罵塵臭處于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
或

樓逐偃仰或王事鞅掌
尚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

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

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其甚信之蒼頡篇曰餌

曰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更此事

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

下伯成子高立為詣侯堯授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

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耕而仲尼不做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

不顧也仲尼不做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兩死蓋門人曰商

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齒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

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

近謂高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

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

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喪母

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死

益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華子魚

不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

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

人也華歆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

夫固辭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

商四民者國之石民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

斷也章甫冠名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

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授於國中

三日二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子知之乎

夫鴛鴦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

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鴦得腐鼠鴛鴦雛過之仰天而視之

曰赫今子欲以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

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曰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

此天地之平而縱無尤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

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已所不

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

今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吾新失母兄

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

病顧此悵悵向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

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

武冠見韓劇子劇子曰成之此謂成人鄭玄禮今但願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閑陳說平生濁酒一盃

彈琴今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騶騶猶媯也音義之不置

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驢踪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

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

淹而能不營身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若吾多病困欲離

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全

之所乏耳非如長才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

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文四十三

七

共登王途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簷至春自暴於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
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藿與芹子對饗豪稱之細
豪取當之於日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李陵書曰
區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意區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滅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

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
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
劭至吳不
敢為通
孫子荆

荀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

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

璧楚子問說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

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

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

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簿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

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譚譚無禮也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曰曰引譬連
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苟以
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今粗
不可則止死自辱焉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東觀漢記曰

耀或幽而光尚書曰桓靈失德災釁並興孝和孝靈漢

天之曆數在尔躬能亡失德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墮奈炭之艱漢書

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於是九州絕貫皇綱杜文

昏德民墜塗炭茶與塗字通用於是九州絕貫皇綱

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四海蕭條非復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闔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

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

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光祚德毛詩曰武創洪基克

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

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世載淑美重

成王定鼎於郊鄭史記曰秦取周九鼎

光相襲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

相襲若規矩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

宅封禪書曰此事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

天下之壯觀也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

東太守淵弟魯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擁帶燕胡馮凌險

淵遂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為燕王遠介侍楚衆馮凌遠講武履相不供職貢國語號文

貢各以其所有論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遠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遠貢所以無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負賄葛

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

孫權往來瞻遺權使張滿

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
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
猶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信能

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轡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

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轡中原說
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苦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獯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

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

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書

曰遼東郡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

有遼陽縣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周易曰有嘉折首獲

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

列郡祁連山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庶

海經有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離散不安其居民庶

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東夷獻其樂器

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常道鄉公景元

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百弩三百枝曠世不羈應

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魏魏蕩蕩

所具聞民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吳之先主起

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

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劉備震懼亦逃巴岷志

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遂依

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依

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劔閣銘曰巖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

江五湖之利也假氣游魂迄于四紀權實堅子備則云

虜假氣游魂 二邦合從容 東西唱和 漢書合從連衡力 鳥魚為伍 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與泰山共相終始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 其寧 相國置輔相帝室 魏志曰成熙元年 文武相相

志厲秋霜 荀悅申鑒曰人 廟勝之筭應變無窮 孫子曰 夫未戰

而廟勝得筭多者也 又曰 獨見之鑒與衆絕慮 命苞曰 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

明王獨見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 魏志曰陳留王與字景 四海歸往

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 長纜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 放勛欽明萬幾已見上文

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艾其阻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 曰采艾其阻宜刈之

旅毛長曰采深也 并敵向奪其膽氣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

可奪 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 志 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

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 蜀備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

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 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

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 君書曰小戰勝逐一無過五里左氏傳 開地五千列郡

曰凡民逃其上 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穀梁傳曰伐不 使竊號之雄

稽顙絳闕 禮記曰拜而後稽顙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左氏傳曰齊侯歸衛

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夫號滅虜老韓并魏徙 左氏傳曰 公醜奔京師遂襲虜滅之執虜公史記曰秦始皇

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 前陵之驗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 又南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中呂興深觀天命

吳志曰交止郡吏呂興等殺太蟬蛇肉向守孫諸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蛇肉向

願為臣妾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唇齒

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

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

國翼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

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方今百僚濟濟

雋又及朝

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又在官

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破虎臣闕如琥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國富兵強六

軍精練

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

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毛詩曰翰飛戾天鄭

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

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云曰器械兵甲也

修造舟楫簡習泉戰

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曰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

濬決河

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

樓船萬艘千里相望

曰江淮以南

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

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剗木為舟

驍勇百萬玄勇力待時役不再

舉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老

曰愛人治國

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

能無知乎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

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毛詩曰未言配命自

求多 蹙然改容祗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位於是蹙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南越嬰齊久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

侍宿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君也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

則世祚江表求為藩輔 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豐報顯賞隆

於今自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拍麾風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 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三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揚交豫爭驅八衝征東申空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記不肖軀 爾乃皇輿整舊

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

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

或為 游龍躍路歌吹盈耳 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校 耀嘉曰武王與師誅于商

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尚書曰受

林 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

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左氏

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 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

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

上一日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曾諫

沛公不聽樊噲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願公聽樊噲曾言楚辭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曰心猶豫而狐疑 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列子曰揚朱之友曰季梁得病

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廢子曰上

占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

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相侯不應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骨髓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
也後五日相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
死郭璞釋天字傳注曰相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
曰連乳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子常曰敢弗
良圖曾子曰君石苞白
子慎其所去就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

未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千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自昔季叟入秦及關關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

朱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
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
其過老子曰唯唯而肝肝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
北邙兮噫頌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
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謡不由適
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邱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
也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
吉惟別之後離群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
雞戒旦則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盛者鄭玄曰警
戒旦長庚告昏日薄西山則馬首靡非託漢書揚雄反騷曰恐日
首是瞻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隔或乃廻飈狂厲白日寢光踣蹶交錯陵隰相望徘徊

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

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

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蓋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

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也

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今將

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於龍耳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進無所依退無所

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

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蓋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

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也

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今將

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於龍耳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南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吉曰聾者無以與乎夫物不我貴則

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下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摠戀遐路則有前言

之艱懸筆陋字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迥路涉

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遠征蔡琰詩曰遠邁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蘇晉曰日太陽也肆目平隰

則潦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

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不足為貴也若廼顧影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哇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

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珍為曹公與孫權書思躡雲

曰大十八夫雄心能無憤發

梯橫奮翼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曰馬衍疏

崑崙使西倒蹋大山令東盡復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

吾之鄙願也劉駒駱郡太守箴曰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丑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且少曰天

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靈輝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

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甘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

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惟足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

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去矣嵇生求離隔矣必楚絕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

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各敬爾儀敦復

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蕙以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劉潘梁興曰帝使呂僧珍寓書

于魏為通散帝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

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時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

庸耕輟耕隴上

悵恨久之曰首富貴無相志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

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葛雀安知鳴之志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藩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

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

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許降立功

立事開國稱孤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三

侯自稱孤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

寡不穀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旌征

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

高祖曰始陛下定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

戰對穹廬豈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

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宮

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

於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

曰孤遂用猖獗至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鄒潤甫為

晉王今日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推赤心

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

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

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車入按行賊營賊將曰

漢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

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將軍之所知

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之所知

不假僕一二談也長揚賦曰漢嘗倦朱鮪涉

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今岑彭說

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

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叔血滂沱為謀血尚書曰孝

乎推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

而悔之復及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

民遇害四年張繡率衆降封列侯漢書曰刺通說范陽

今日慈父孝子所不敢刺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

曰東方之人以物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董於富世

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不遠而復

先與彼高主上屈法申恩存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

親之恩枉屈大法蓋鐵論曰明王茂將軍松柏不剪親

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舟之魚將軍松柏不剪親

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高臺未傾愛妾尚在相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毛詩曰青青子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

衫攸悠悠我心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

行威儀有序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乘

輶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輶傳漢書

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更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將軍獨覲顏借

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命驅馳旣喪之長寧不哀哉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

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

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蘇武書曰但見異類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敢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

卜氏此三姓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書曰

其貴種也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

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文况偽變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

竇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

當宣武之日偽變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

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部落攜離命景豪猜貳

指自相夷戮部洛攜離命景豪猜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

豪貴又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國語伯陽父方

日國之將云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一心也

當頭藁街蠻夷邸間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鸞巢於

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表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

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

絃登陣婢移豈不愴恨袁宏漢獻帝春秋滅洪報袁紹

鼓感故交之綢繆撫攷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

之大梁父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

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

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諧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而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

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

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畢能素必可亡西河今
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
河果入秦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人情莫不念父母願妻
子莊子惠子曰想早勵良規自來多福魏志明帝報王
人故無情乎言思聞良規多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朝曰遭盛
福已見上文明之世漢書曰孝惠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
高后時天下安樂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尅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
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雋昆明編
鮮嘗海蹶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雋昆明編
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緝將兵略巴黔中緝至滇
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
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
蒲海一名鹽澤去王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
伐殷也百姓若崩履角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
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

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

保會稽南通勁越

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

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違沙塞之事

中軍臨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

德茂親惣茲戎重

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

王頴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

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

秦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謝靈運詩

曰聊用丘遲頓首

重荅劉秣陵沼書

劉璠梁典曰劉沼劉孝標

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其

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水

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
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
後隱東陽
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矣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孝標

召難辨命論書毅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為

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

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

日沫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綴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泫然不知

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

哀而出涕曰予惡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待旋

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待旋而秋菊春蘭

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故存其梗既更酬其音

賦曰其梗若使墨翟之言無筵合室之談有徵昔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

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二年必使吾君

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

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弋而死若書

之說觀之則鬼神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

室因感恩神事問鬼神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

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家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

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

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
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浦迴流有朱鯉一雙
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授袂新序
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
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
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
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

起相龍套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

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 修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

丘作春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

識曰子夏六十四重遭戰國棄遵夏之禮理軍旅之陣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

賞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陵夷至于暴

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

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

漢書武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

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三
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
八人皆坑漢興去聖帝明主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
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
與秦儀雜就臣願頗采古禮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
爭傳者漢書曰孝惠四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年除挾書律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胃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漢
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
功成名立臣為木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
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矣與灌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
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齊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
晁錯往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
受之晁錯往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
受之晁錯往

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天下衆書往往頗出比日諸子傳說猶廣其於學官為置
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
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
而成成也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
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
缺簡脫朕其閔焉禮記稱命徵曰文王見禮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
未焚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之時也

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考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列于學官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

天漢武帝年號也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

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博問人

間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相生說經頗異論語家

近琅邪王卿不審名乃膠東庸生皆以教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懃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只說而皆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

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善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

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

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

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

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與士君

子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梁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又曰施麟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宣帝猶復厲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漢書曰梁丘字長公羽琅琊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見尚書有六小夏侯之學 義雖相友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亦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亦人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

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直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

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軍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也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手因名草堂亦號山茨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廣

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度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爾雅

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

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閱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聞鳳吹於洛浦

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徒草履可履王子喬周宣王太

伯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

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雒之間薪歌豈爾終始參差君黃翻覆淚翟子之悲

延瀨末聞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

慟朱公之哭翟也朱揚朱也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

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乍迴跡

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嗚呼尚生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贖垢也

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子平也巴見

日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倣儻世有周子雋俗之

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

山陰令稍遷國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子博士卒於官

其茶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偶吹草堂濫

巾北岳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屨誘我

松桂欺我雲鬢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

好爵吾與爾糜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

百氏茂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

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顯

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

何足比消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

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

沉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消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

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

書俱摺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鬢髯鶴頭故有其

補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從筵上焚芟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芟荷以為衣

也風雲屨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

草木而如喪至其紉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

百石以上比皆銀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

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

浙右阮籍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道帙長殞法筵

以埋敲扑誼顯犯其慮牒訴控惚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敲

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恹恹於山陸王逸曰恹恹困苦也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龍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丞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

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

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

爵中京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

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

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

怨山人去兮曉後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纓投簪踈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擊虞徵士於是南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擗峯踈詭遊子之我欺

悲無入以赴弔禮記曰危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故其林慙無盡

碣愧不歎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驄西山之逸議馳東皇之素

習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去謂貧素之謂也史記伯

之陽維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錦共素白雲至

促裝下邑浪棹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今又

日棹舟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豈可使芳杜厚

魏闕象魏也說文曰闕外閉之闕也

豈可使芳杜厚

顏薜荔無恥尚書曰余心碧嶺冉冉丹崖重溟塵游躡
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皇用謚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
洗宜高山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集轅於谷口杜
妾纏於郊端於是叢叢條暝膽壘頽怒魄或飛柯以折輪
售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嘉馬為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
傳曰逋亡也

晉灼漢書注曰
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所
圖
書